

新浪网重点推荐三甲作品——妙手仁心穿越版
堪与大长今媲美的青春励志传奇大剧，被誉为最有技术含量的穿越！

大听寂无声，茫茫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 沧海笑明月

我·心·曜·月

著

鳳舞大清

II

【大結局】

1247.53

114

:2

尸，
苍苍何处寻，
非高亦非远，
都只在人心

鳳舞大清

II

【大結局】

沧海笑明月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舞大清·Ⅱ / 沧海笑明月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188-946-1

I. 凤...Ⅱ. 沧...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1351 号

凤舞大清 Ⅱ

作 者 / 沧海笑明月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策 划 / 阅读时代图书

责任编辑 / 涂卫东

文字编辑 / 蓝婷

版式设计 / 酒心堂·堂主

印 刷 /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16 印张

字 数 / 23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188-946-1

定 价 / 23.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把勺子装进袋子·上	1
第二章	把勺子装进袋子·中	5
第三章	把勺子装进袋子·下	9
第四章	与未来定个约会·上	13
第五章	与未来定个约会·中	17
第六章	与未来定个约会·下	21
第七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上	25
第八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中	29
第九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下	33
第十章	不信东风唤不回·上	37
第十一章	不信东风唤不回·下	41
第十二章	苍穹无垠菩提远	44
第十三章	暖日晴风初破冰	47
第十四章	与君一醉一陶然·上	51
第十五章	与君一醉一陶然·下	55
第十六章	明者消祸于未萌·上	59



第十七章	明者消祸于未萌·下	63
第十八章	一朝龙吟惊天变·上	67
第十九章	一朝龙吟惊天变·中	71
第二十章	一朝龙吟惊天变·下	75
第二十一章	缘何落入帝王家·上	79
第二十二章	缘何落入帝王家·中	82
第二十三章	缘何落入帝王家·下	85
第二十四章	松柏何须羡桃李·上	88
第二十五章	便是人间好时节·下	92
第二十六章	聚散荣枯无定数·上	95
第二十七章	聚散荣枯无定数·下	98
第二十八章	羌笛何须怨杨柳·上	102
第二十九章	羌笛何须怨杨柳·中	106
第三十章	羌笛何须怨杨柳·下	109
第三十一章	精卫无穷填海心·上	113
第三十二章	精卫无穷填海心·下	117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精卫无穷填海心·三	212
第三十四章	精卫无穷填海心·四	125
第三十五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上	128
第三十六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中	132
第三十七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下	135
第三十八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一	139
第三十九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二	142
第四十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三	145
第四十一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四	149
第四十二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五	152
第四十三章	浮生一焰炎如摧·六	156
第四十四章	绮罗散尽人独立·上	159
第四十五章	绮罗散尽人独立·中	163
第四十六章	绮罗散尽人独立·下	167
第四十七章	天容海色本澄清·一	171
第四十八章	天容海色本澄清·二	175
第四十九章	天容海色本澄清·三	179



第五十章	天容海色本澄清·四	182
第五十一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一	185
第五十二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二	188
第五十三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三	191
第五十四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四	194
第五十五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五	197
第五十六章	万物兴歇皆自然·六	201
第五十七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一	205
第五十八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二	209
第五十九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三	212
第六十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四	216
第六十一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五	220
第六十二章	千秋皓月问梅花·六	224
第六十三章	早潮才罢晚潮来·上	227
第六十四章	早潮才罢晚潮来·下	231
第六十五章	剪断朔云换天日·上	234
番外一	清香传得天心在·雍正推理篇	238
第六十六章	剪断朔云换天日·下	242
后记·一		247
后记·二		249



装进袋子·上

病榻上，躺着一位被病痛生生折磨的女人。皇宫里最年长的她，被整整锤炼了93个寒暑春秋的铿锵坚韧的她，有着“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超凡脱俗。所以，也只有在昏迷中，她才肯反璞归真，细碎地呻吟出来……她，苏茉儿，史称“苏麻喇姑”，翻译成汉语便是“半大的口袋子”……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12岁的苏麻喇姑，作为13岁的本布泰（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的陪嫁侍女，一道从科尔沁草原来到盛京皇太极的贝勒府……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苏麻喇姑随已被尊为皇太后的本布泰到达北京，住进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她，精通满、蒙、汉语，是康熙帝满文和蒙文的启蒙先生；她，在服饰的裁剪设计方面是行家里手，主持了清朝朝服衣冠式样的设计和制定；她，博闻笃学，有较高的汉学造诣，参与了入关后清朝繁琐的礼仪规范确立；她，终生未嫁，名义是皇家的奴才，却在宫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孝庄称她为“格格”，顺治唤她做“额云”（姐姐之意），康熙则称她为“额涅”，即母亲，康熙的众皇子公主们，都尊称她为“祖母”……如今，这一朵登峰造极的女人花，已即将开到荼靡……

苏麻喇姑有两个令人费解的怪癖：一是终年不浴，只有到年终的除夕之夜，才用少量的水擦一擦身体，然后再把这些用过的脏水喝掉；二是终生不吃药，即便病情再重，也绝不服用

任何药物……为什么？是一个谜……知道谜底的人也许只有孝庄，而她却早在17年前仙逝……

数日前，本来还在山西代县张寺沟的我，被十万火急地接回了京城，只说是苏麻喇姑身染沉痾却始终拒绝接受治疗，于是太后想起了与她素来十分亲近且懂医术的我……当时，淘金已初露成效，康熙拨来了人手和堪舆师，同时也下达谕旨：命九阿哥胤禩坐镇地方，主持勘探金矿的储量……胤禩不放心，执意要护送一程，本来说好送到平型关乃止，可临了怎么也舍不得，于是又约定送到保定，可还是没舍得，最后一直护送到了京城的崇文门外，才鸳鸯挥泪，劳燕分飞。他拨转马头，飞马返回张寺沟的葶荠观，而我则直接住进了畅春园里的得真斋……天地间有多少有情事，人世间又有多少对无奈人……默默地陪伴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苏麻喇姑，心中不禁又翻腾起了阵阵涟漪……

病榻旁的茶几上放着薄薄数页编订得整整齐齐的薛涛笺，是康熙皇帝刚才遣人送来给“额涅”品评的，说是四阿哥这两天呈上来的功课帖子，全是礼佛的心得，额涅也笃佛，痛得厉害时瞧瞧，转移会儿心境也是好的……

历史上的四阿哥，在“诚孝”和“投康熙所好”这两点上，据说是做足了工夫，其他阿哥呈给老爷子御览的功课，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伟大抱负；惟独他反其道而行之，总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一副看破红尘的姿态……

忍不住拿起来翻阅……

〔其四〕

烟水云山叠叠，浩浩万里前程，默移寸步自分明。

大千须臾坐定，从他寒来暑往，谁云地浊天清，笑看日月任西东，一曲无声三弄。

……

〔其九〕

空空空兮色色，色色色兮空空，色空通塞本来同。

隐显测其定动动动兮定定，定动岂假施功。

荣枯得失听天公，自在弥陀净境。

……

〔其十二〕

善恶种瓜种豆，收来亦属空花，何如自种野人家。

心田一粒无价此粒非空非有，大千随处生芽。

根深蒂固遍天涯，道子难描难画。

.....

[其十四]

石火电光岁月，急忙下手犹迟，光阴荏苒几多时。

刹那疾如弹指心田离此即此，迷途百辙千歧。

茫茫堪笑世人痴，大似河边觅水。

.....

好意境！不得不由衷赞叹，假如雍正生活在现代，应该可以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服装设计或者才华横溢的作家吧……他是如此敏感、复杂和深刻……

“情况怎么样了？祖母允许你为她瞧病了吗？”我转过头，却是四阿哥。此时是晌午，门外那个负责通传的小太监正靠在门侧耷拉着脑袋打瞌睡……跟烫着手似的将他的功课簿的放回病榻旁的茶几上。真是糟糕，居然被当事人逮了个正着，而当事人偏偏又是他，一股针刺般的尴尬迅速弥漫全身，他晦黯莫测的目光在他的功课簿和我微凸的腹部游移，我赶紧稳定住心神：“四哥您……呃……咱们出去谈。”

走出得真斋，站在外面那棵参天峥嵘的银杏树下，看着不远处点缀着几丛嫩黄小花的苍翠竹林，我回忆道：“半个时辰前，就在这儿，我请求苏麻喇姑接受治疗，她却指着竹林，‘你看，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那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当年在佛前许下誓言，永不再看病吃药，只等着解脱的那一刻，这一等便又等了三十八年。这些年来，犹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潭，雁早无遗踪之心，水却有留影之意……如今终于快熬到头了，葶儿，你应该为我鼓盆而歌’……后来她就昏迷了过去。趁她昏迷的时候，我偷偷检查了她的身体……是带状疱疹，一种病毒性的皮肤病。”

看着四阿哥一副茫然的样子，我有点纳闷儿：康熙要求皇子们要粗通医理，自己也常以身作则，阅读医学典籍，而众阿哥中，据说学得最有心得的是老三和老四，那为什么？……对了，我又说成现代名词了，忙补充道：“就是‘缠腰火丹’，民间也叫做‘蛇缠腰疮’！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皮肤病。”

苏麻喇姑的腰上布满了水疱，疱壁有凹陷，沿神经分布排列成带状，这种病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极度剧烈的疼痛”。

老四道：“听说‘蛇缠腰疮’转腰一圈，就没救了，是这样吗？”

“不是的。倘若她愿意接受治疗，是有机会痊愈的。可是……她若不肯，我就不能。”

“为什么不能？就是用强也要治！你那股子把我偷袭压倒在地上强行拔刺的野蛮劲儿到



哪里去了？”

“根本就是两回事，您那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可惜只敢在心里骂骂，“反正您自己清楚，可苏麻喇姑却是因为心魔。”眼圈忍不住红了，“您想想，她如果不是爱美的女子，又岂能在服装裁剪上狠下工夫，成为行家里手？倘若她对生命没有热情，又岂会博览群书，成为精通满、蒙、汉三门语言、通晓汉族文化的‘女校书’……究竟是什么，让如此聪慧的她只愿与青灯古佛为伴，与簟瓢素食相依？究竟是什么，让她皈依佛门这么多年，却还是看不通透，拔不出来？究竟又是什么，让一位爱美的女子，从此不再沐浴也终生不再吃药？‘缠腰火丹’的疼痛是钻心甚至要命的，可她清醒的时候，眸子里满满的却是释然和期待，只有昏迷过去后，才会痛得叫出声来……医救有缘人，药医不死病，‘有缘人’便是指有求生意志的人，如果她的心魔化解不开，就是还魂神丹也无济于事……”

历史上的苏麻喇姑，死于康熙四十四年，享年94岁，也就是说，要拖到明年，这是何等的煎熬和痛苦！

胤禩沉吟道：“令人无法自拔的，除了牙齿便是爱情。只有它，能让最高傲的人心甘情愿地卑微到尘埃里去……祖母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两项怪癖，也就是说，她的心上人，不在科尔沁草原上。”

我补充道：“她美好如斯，心上人也一定不同凡响。”

他道：“她一直陪伴在乌库妈妈（曾祖母）身边，久居深宫，接触的男子应该十分有限。”

难道是康熙？应该不会，两人相差了四十几岁，就算康熙有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未免也有些……排除！顺治？两人也相差了二十几岁。

只听胤禩又道：“十二弟被皇阿玛派去闽粤办差前，曾让我要常来看看祖母，陪她谈谈佛散散心。胤禔说，去年，祖母收到了两把银匙，一把小得像挖耳勺，一把大得像汤勺，从那时起心情便郁结起来，虽然她掩饰得很好，可十二弟毕竟是她从襁褓中一点一点带大的，所以……”

“所以，咱们一定要找出那个人，只要知道那人是谁，我便有法子化解她的心魔，虽然有些铤而走险，但值得一试！”

“朕可能知道是谁！”

第三个声音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只见身着常服的康熙皇帝突然从银杏树后现身。老天，他究竟偷听了多久？这位老家伙，怎么老是神出鬼没的！



装进袋子·中

他，是个人物！精通满、蒙、汉文，有勇有谋，是当时关外难得的文武全才……他曾追随皇太极攻锦州，伐宁远，曾化装为汉人，深入明境打探敌情；曾出使科尔沁，痛陈利弊，不辱使命，令游移不定的蒙古贵族诚心归顺；在与明的燕京激战中，皇太极长子豪格被敌兵蹙之，矢石如雨……危急时刻，他跃马驰入，斩杀甚众，拔豪格突出重围；皇太极病逝，多尔衮与豪格相争，他率众坚持必立先帝之子，为顺治的即位开辟了道路……多尔衮摄政，他铁骨铮铮犯颜直谏，三次险些丧命，被撤职、夺爵、罚没家产、囚禁于昭陵任苦役数年……直到多尔衮猝死，顺治亲政，才时来运转，位居首辅。他沉浮多年，熟谙政治，是正黄旗的贵族领袖，深孚众望……他的孙女赫舍里，便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太子胤初的额娘……他，病逝于三十八年前，从那一年起，苏麻不再吃药。

原来他的小名叫“勺子”！崇德元年，皇太极亲封“半大袋子”为“女秀才”，而“勺子”亦在同时被赐号为“巴克什”（博学多才的人）……袋子和勺子，女秀才和巴克什，共同受命制定皇族衣冠服饰和礼仪规制，情愫应该就在那时无法遏制地蔓延滋长，演变成了剪不断的离愁千缕，理还乱的别绪无休，恰似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原来，索尼身染恶疾弥留之时，曾取出一大一小两把银

勺，命其子索额图将其交给苏麻喇姑，并捎去一句话：勺子真想在袋子里待一辈子……可是，出于种种考虑，索额图拂逆了父意……直到康熙四十二年，索尼去世了三十七年后，他在将死之时才将这一段情事告知了康熙。

[康熙·番外]

病榻上昏迷憔悴的额涅，根根失去光泽的银丝却堪比雪地反射的冷光，刺得朕的眼睛酸楚难当；曾经饱满鲜红的唇，如今像一枚干瘪黯淡的苹果；昔日斜飞入鬓的黛眉，如今已经稀疏得如同寸草不生的瘠地；曾经温润如玉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满了纵横交错的褶子。是蜕变？是沧桑？是无奈？沉积多年的往事不待朕的召唤，便一幕幕地涌上心头……

那一年，皇阿玛以“未曾出痘”为理由，令保姆抱着不满周岁的朕搬出了紫禁城，栖身于西华门外一座小小的院邸里；一住便是三年。记忆里，在父母膝下竟未承得一日之欢……而朝夕陪伴，抚育呵护朕的，是两位非母而似母的女人：一位是您，一位是乳母孙氏（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三岁那年染上天花，衣不解带夙夜照料，将朕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依然是您和她……四岁，您开始启蒙我学习文化，“九”，朕人生中的第一个字，是您手把手教的。

“额涅，你的字真好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小主子，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超过九，就要进位重新从一开始，上有九天，下有九泉，中有九州，因此，九代表多和久……皇宫里三大殿的高度都是九丈九尺；殿门上金黄色的门钉一共九九八十一颗；紫禁城里宫房总数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九九歌，是您教会朕唱的，人生中的第一首歌……

那一年，朕刚亲政，鳌拜权倾朝野、骄恣专横，竟攘臂上前，强奏威逼朕将苏克萨哈处绞……下朝后，朕悔恨交加，躲起来软弱地流泪。是您，在马厩的干草堆里找到了满面泪渍的朕，您扶起朕，帮朕将身上的干草一一拂去。

“额涅，做皇帝好难，好苦，玄烨好恨！”

您流泪了，那是朕第一次见您流泪，“主子，忍人所不能忍，成人所不能成！您是九五之尊，天子没有软弱的权利。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九二，见龙在田；从九三，终日乾乾到九四，或跃于渊；最终，九五，飞龙在天！只有量的积累才有可能达成质的飞跃，没有初九的潜忍，龙便不能在九五时飞腾……”

那一年，朕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那一年，朕失去了结发的妻子；

那一年，朕的军队被吴三桂打得节节败退，朕几乎崩溃；

那一年，祖母她老人家走了；

那一年，蝶儿也走了……

朕早已习惯向您倾诉每一次的失意和苦痛，在您的身边坐一会儿，就像蜷缩回了母亲温暖的子宫，心里觉得安宁……

今儿，趁晌午到得真斋来看您，却瞧见四阿哥和老九福晋在银杏树下交谈。老四盯着董鄂氏的专注目光令朕心里阵阵发怵，他还没有看开吗？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初朕最终决定成全九阿哥，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偿四阿哥，朕的胤祺，心里一定怨他的皇阿玛偏心了……朕忍不住瞥了过去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不得不放下皇帝该有的尊严……听着听着，朕第一次意识到，朕犯了一个错。

朕一直以为：额涅是美酒、是沉香、是普洱茶，您的智慧在岁月的沉淀中只会愈发彰显精华……可是朕忘了，额涅也是人，也有自己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朕的苦，有额涅来倾听；而额涅的苦，却只有佛来听。这个董鄂氏，确实有一颗七窍玲珑心，她留心到了朕几十年也没有留心到的东西，或许是朕太自私，从来没去留意过罢了……

额涅，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朕希望还来得及。

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后，康熙便径直进了得真斋，命四阿哥和我在外面候着。趁着这个工夫，我将自己的计划向老四和盘托出……

老四紧蹙着眉，“有多大的把握？未免也太险了些。”

“把握不大，但是试一下有一半的赢面，不试则绝对是输。”

康熙出来了，“把你那个铤而走险，却值得一试的法子说给朕听听。”

可是，这能对老康头说吗？我嗫嚅道：“回皇阿玛的话，心病还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媳妇的方子是，还她一个圆满的梦。”

但见康熙微微挑高了一边的眉毛，而我则犹豫着要不要继续向下说，却听老四插嘴道：“皇阿玛，您日理万机，还是把这事交给儿臣和九弟妹全权处理吧，出了问题，儿臣一人承担。”

……

最终，老康头答应了，临走时，突然对我笑道：“听宜妃说，你担心九阿哥一人在外料理不好自己，一回来便立即遣了两名侍妾过去照顾起居，确实有些福晋该有的气度，朕心



甚慰，这两日自有赏赐。你也是有身子的人了，要注意好好保养才好。”

我懂了，遣侍妾去老九那儿，这算怎么一回事？呼吸间只觉满满的全是涩味，难道幸福真的会像握在手里的沙，无论如何并拢手指间的距离，沙终归会找到那样一个空隙抽身而去？

老四淡淡的，“这似乎不像你的作风。”

“不是我。”后面的话噎住了……如果每一滴泪珠都能化做珍珠，那么，今天，我将发一笔很大很大的财。



装进袋子·下

“别难过了，为何不学得豁达一些？那些个侍妾算什么，且不说她们的家世背景都入不得法眼，就算今后生下一个一男半女，论功行赏升成个庶福晋甚至侧福晋，那又能怎么样，嫡福晋坐着，她们只能站着；嫡福晋吃着，她们只能在旁边侍候着，终究也不过是给你打打帘子的下脚料罢了。所以，只管占住玉堂春，偶尔纵容她们耍耍小手段，争争风、吃吃醋什么的，再各赏五十大板教教什么叫安分守己，全当解闷儿消遣，何必为这些个无伤大雅的小事徒增烦恼。”

这是什么屁话？我瞪向眼前那个略显疑惑、柔声相劝的人，惆怅的情绪迅速蒸腾成汨汨的怒火，“不错，对你们这群衔着金匙生的、缺心少肺的王孙公子而言，女人不过是唾手可得的床上用品、理所当然的生育机器罢了。女人是‘灵芝’的时候就狎玩逗弄一番，等变成‘陈皮’了就视若敝履，天经地义地再添新颜换旧貌！臭男人，自己是猥琐龌龊、始乱终弃的‘淫羊藿’，却要求女人们都是从一而终、贤良淑德的‘女贞子’，倘若大发慈悲的给了哪个女人正室的名分，那个女人是不是就得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八辈子给他烧高香？可笑之极，贫瘠的土地可能开出圣洁的花吗？肮脏的河流可能养出金色的鱼吗？所以，你们也只配得到一帮女人，就像一只公鸡后面跟着一大群母鸡，不过满足兽性的需要和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罢了，真正的爱情，是不会光顾像你们这种无可救药的种马的。”

老四被狠狠呛了个激灵，苦笑道：“我难得耐着性子安慰人，反倒成了你的出气筒，也好，生气和伤心比起来，我宁愿看着你生气。”

我也禁不住打了个激灵，因为心里堵得厉害，竟一时忘了眼前这个人是未来的雍正皇帝，火气倒是“噼里啪啦”发作出去了，可是，理智刚一回来就后悔得不行，“对不起，我失态了，现在苏麻喇姑还在遭罪呢，咱们马上就开始，先分头准备一下吧！”

“等等，你先说说看，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和您探讨，请您自个儿琢磨吧，我现在就让人准备药材去，不过，就算我这边万事俱备，您的东风刮不起来也是白搭，所以，请四哥务必慎重对待。”

“董鄂，皇阿玛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秘密只能烂在肚子里，不能外传，对吗？”

“是啊，怎么了？”我疑惑地看着他。

“所以，你只能求助于我或者皇阿玛，对吗？那么，你现在要么去找皇阿玛和盘托出，看他老人家肯不肯配合，要么先和我探讨完这个问题。”

卑鄙！我咬了咬牙，“您可是在皇上面前打了包票承担责任的，倘若我撂了挑子，我看您怎么收场！”

他狡黠地冷笑，“选择权在你。请便！”

最后，我让了步，“某日，爱情在大街上叫卖，谁来买我？权臣来了，我用炙手可热的权力买你。爱情嗤之以鼻；富翁来了，我用富可敌国的金钱买你。爱情退避三舍；美男子来了，我用迷人的微笑买你。爱情置若罔闻；年轻人跪下了，我用卑微的仰视买你。爱情拂袖而去……”我停顿了下来。

“然后呢？”四阿哥问道。

“等救治了苏麻喇姑，我再告诉你然后。”

……

一小坛子翡翠色的酒和几枚腌制好的神秘果实，是“心病还需心药治”中的“法宝”……为了看看效果，胤禛先尝了一枚神秘果，然后吃了柠檬，又嚼了黄连，最后不可思议地叹道：“竟然都是甜的，真是蕴无穷玄妙，含造化神机！你打哪儿弄来的？”

“四哥还记得赵启吗？”

“那位为裕亲王的爱犬开刀取骨刺，后来被驱逐出宫的兽医？”

“没错，其实赵大哥他出生于中医世家，尤其喜爱外科学，出宫后，他先去各地游历了一番，这种形似番茄的红果，名唤神秘果，便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现的。”

其实，在现代，神秘果的秘密已经被破解，因其内含一种叫做“密拉柯灵”的糖甙，即

糖蛋白质。它本身不甜，但其溶液能暂时关闭舌上辨别酸、苦、涩等滋味的味蕾，而只开放主管甜味的味蕾。所以吃了神秘果后，再吃别的食品，不论酸、咸、苦、涩，一律都是甘甜的……诗人艾青有首诗名《神秘果》：“……吃了神秘果，再吃黄连不苦，吃了神秘果，再吃什么都甜……”

至于那一小坛子翡翠色的酒，其灵感则缘自曾在西方风靡一时、后来又被严禁一时、被人们赞为‘绿色缪斯’的苦艾酒……配方复杂，其主要成份来自苦艾、肉豆蔻、茴香、胡荽、肉桂、婆罗纳、什锦姜等数味药材，具有美妙的致幻作用，凡高、莎士比亚、王尔德和海明威等都曾通过它获得过灵感……尤其是凡高，目前世界十大天价名画中，凡高的作品独占4幅。《凡高传》里说：他疯狂地爱上了苦艾酒，白天在阿尔的乡间写生，金黄的烈日让这头寂寞的兽干渴难耐，便在星夜里一头扎入了“绿色缪斯”的怀抱……苦艾酒里的苦艾脑和肉豆蔻醚，可令人曲解时间与空间，能很快进入美妙幻境，如身处桃花缤纷的湖畔或者妙不可言的天堂，与生死相隔的爱侣或者久别的挚爱亲朋重逢，并产生超越实际的欣快感……当然，事之有成必有毁，也是苦艾脑和肉豆蔻的长期慢性毒害作用，最终毁灭了这位画坛巨匠。他疯了，后来自杀身亡……

胤禩的贴身太监之一赵福儿奉命尝先，确定效果……很快，他进入了幻觉，喃喃地叫着梨花，幸福得仿佛要融化过去……幻觉终于消失了，向来在他主子面前唯唯诺诺的赵福儿突然哭得像个小孩子，“奴才不愿清醒，奴才娶了梨花，奴才终于有家了……”

我和老四面面相觑，“谁是梨花？”

赵福儿抹了一把泪，“是奴才的邻居，打小青梅竹马，后来她嫁去了外地，奴才也入宫净了身，失了音信。”

“赵福儿，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梨花坐着船回来嫁给了奴才，我们生的两个孩子可爱极了，家的前面有一江蜿蜒的春水，旁边的枫林红得像火一样……九福晋，能让奴才喝一口吗？”

……

我守在得真斋的外面，忐忑不安，半个多时辰前，我好说歹说，终于劝得醒来的苏麻喇姑喝了两杯自制的“苦艾酒”，等了一会儿，胤禩进去了……我们的计划是：趁苏麻分不清真实和幻境的时候，由胤禩穿上当年“勺子”做“巴克什”时的服饰，冒充成因牵挂“袋子”而迟迟不能坠入六道轮回的“勺子”，告诉苏麻，只有“袋子”完全放下了，“勺子”才能得到来生……为了让苏麻喇姑相信这不是幻觉，而是她虔诚供奉的佛祖赐予的一次福报，我们用上了神秘果……

终于，胤禩出来，眼圈略微泛红。



“怎么样了？”

“祖母应该可以放下了，她把自己埋得太深，活得太苦……董鄂，你做得很好……祖母再过一会儿就该醒了，准备进去吧！”

“您跟苏麻喇姑到底怎么说的？”

“下次吧！记得到时将那个爱情故事的后半截告诉我。记住，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是胤禔，也不能透露半个字。”

突然，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觉袭上心头，“赵福儿呢？”

他淡淡的：“他说不出去了。”

“什么意思，你把他怎么了？”

胤禔摸了摸我的脑袋，转身大步离去……我失神地杵在原地：难道，救一个人的代价，是害了另一个人吗？

……

苏麻喇姑清醒了，我忙命人张罗些斋菜进来。当然，里面特意安排了苦瓜。果然，她首先夹了一筷子苦瓜放进嘴里，然后又夹了一筷子……她愣住了，喃喃道：“放下亦放下，无牵亦无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原来不是梦……葶儿，我的腰上长了一些疱疹，很痛，我想先沐浴，然后你再帮我治疗，好吗？”